



墓誌銘

渭南文集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二

山陰陸游務觀著

墓誌銘

右朝散大夫陸公墓誌銘

陸氏自漢以來為天下名族文武忠孝史不絕書比唐  
 亡惡五代之亂乃去不仕然孝弟行於家行義脩於身  
 獨有古遺法世世守之不以顯晦易也宋興歷三  
 朝數十年秀傑之士畢出太傅始以進士起家楚  
 公繼之陸氏衣冠之盛寢復如晉唐時往往各以所長  
 見于世而材略偉然可紀者如公是也公諱寀字元珍

曾祖吏部郎中直昭文館贈太傅諱軼 太傅兩子伯

曰萬載縣令諱琪縣令生宿州符離縣主 溥贈朝奉大

大夫儼仲曰國子博士贈太尉諱珪實生 楚公仕至

尚書左丞諱佃公 楚公第五子大夫早 平無嗣子

楚公命公後焉任為假承務郎調台州寧 海縣丞行令

事遇事立法老吏宿姦畏懾縮粟不敢輒 動巫以淫祀

惑民悉捕寘于法習俗為變會省丞官父 老送公出境

爭贖金帛公拒之不可至或泣下乃取絲 一鈎歷杭州

仁和縣尉越州司工曹事以舉為蘇州長 洲縣號敏

劇且久不治公至從容如無事而縣以大 治以最遷

就命通判真州事發姦伏申寃枉號稱神明州多大陂

澤用事者方興水利官吏人人懷希望意謂且得厚賞

公獨不肯與人莫測也而覆覈多誕謾遂置詔獄惟公

獨免盜起青溪張甚至出大兵監司知公長於治劇共

薦為隨軍勘計官軍食漕浙江公建議潮汐羸縮不可

必請令士卒各持三日糧舟至龍山果失期賴以無乏

而主將怒護舟吏欲立斬之莫敢爭者公獨慨然曰江

行與平地異非吏罪且戮一人衆必大駭怯者求死強

者委舟竄立敗事矣乃議分所載募民陸輦以行舟遂

輕皆以時會雖沙磧湍瀨無害也衆多其謀而主將終



以戾其意不說允與軍事者皆起擢獨公更爲通判登  
州徙制置發運司幹當公事未赴除江南東路轉運判  
官實代兄中散公寘當時以爲榮部中饑公便宜留上  
供米六十萬石損直予民而糴於他郡官無所亡失而  
民賴以濟避親嫌移提舉京畿常平等事與轉運提點  
刑獄皆置司陳留會金人犯京師遊騎突至轉運提點  
刑獄倉卒避去故事兩司皆兼提舉將兵及保甲而常  
平司弗與也及是公獨不動以便宜招集燕山戍卒數  
千雜以保甲日夜部勒習教命舊將張憲統之扼據要  
害虜旣不能犯而潰卒亦不爲亂措置號令赫然有大

將風采因間道上章自劾且乞犒軍詔釋罪從所請方  
是時虜剽掠四出陳留適當其衝微公幾殆議者謂宜  
出入兵間以盡其材而公罷歸矣屏居常州無錫縣讀  
書賦詩以自適初甚貧約公才具高旣不仕因治產業  
甫數年家大贍足然取予有大略不務苛碎凶年賑貸  
至傾倉庾無少計惜鄰里疾病嫁娶喪葬有弗給者不  
待告而賙之然必以暮夜曰吾畏人知也蓋公雖退而  
家居然有所爲猶卓卓如此使得盡其材於多故時視  
古所謂功名之士豈遠哉初 太傅遇異人得祕訣服  
氣仙去公晚而嗣其學起居康寧鬢髮不衰疾已革猶

不亂以紹興十八年閏八月四日卒年六十有一官至右朝散大夫遺命葬太湖之東大浮山之原以宜人徐氏祔宜人尚書禮部員外郎君平之女有賢德善筆札文辭先公二十有九年卒四男子演某官仕以廉直稱亦以故不得志後公十一年卒淙其官汝某官汝某官一女子適某官段彬孫若公既葬十有五年淙等始屬公從子某為銘銘曰

以公之材遭時艱虞馳騁功名公蓋有餘世芳尚法豪傑斥踈亦或知之旁睨歛歛卒歛智略老子里閭二十三年燕及惇孤大浮之居其下震澤春

秋奉祀世世無斁

陳君墓誌銘

建炎四年先君會稽公奉祀洞霄屬中原大亂兵祲南及吳楚謀避之遠遊而所在盜賊充斥莫知所鄉有惟悟道人者東陽人為先君言同邑有陳彥聲名宗譽其義可依其勇可恃彥聲事親孝父死貲百萬悉推以予弟脫身躬耕復致富饒宣和中盜發旁郡東陽之民有將應之者賴彥聲為言逆順禍福得不從亂安撫使劉忠顯公因命悉將其鄉之兵彥聲設方略明部位盡出家貲激使用命者有潰卒阻林莽且數百人彥聲

馳一馬自往招之皆感泣願効死東陽當橫潰中而能  
獨全不為盜區者彥聲之力也劉公竒其材欲官之辭  
不肯受至建炎初群盜四合州縣復以禦賊事屬彥聲  
方是時所立尤壯偉及論賞則又固辭先君聞之大喜  
曰是豪傑士真可託死生者也於是奉 楚國太夫人  
間關適東陽彥聲越百里來迎旗幟精明士伍不譁既  
至屋廬器用無一不具者家人如歸焉居三年乃歸彥  
聲復出境餞別泣下霑襟已而 先君捐館舍予兄弟  
遊宦四方念無以報之每惕然不自安乾道二年予歸  
自豫章一日有哀經來見者則彥聲之子惜也泣曰先

君晚歲竟以前功補承信郎遇登極恩遷承節郎盱眙  
軍守嘗奏為泇淮巡檢不赴不幸以去年三月某日歿  
矣享年七十四將以今年十一月某日葬于猿騰山之  
原遺言求銘嗚呼是蓋嘗有德於予家者義不可辭彥  
聲曾大父用之大父希觀父多娶羅氏以子回授恩封  
孺人六男子恂忱懌懌懌恪皆吉州助教懌成忠郎新  
差監光化軍在城都酒稅女一人適貴州助教盧敏求  
孫男二十二人溥泳源淮汜深潛泂澹淳浚汲瀟涓  
皆業進士王宦范庭艾胡詠保義郎路先祖進士葛少  
伊晏剛中左迪功郎婺州武義尉應振曾孫男女三十

二人元孫一人予聞彥聲既得官赴銓離立庭中吏操  
牘唱姓名彥聲大不樂即日弃去其自愛重又有士大  
夫所愧者則其得銘亦不獨以與之有雅素而已銘曰  
亂能全其鄉功名非其願也富能燕其族公侯非  
其羨也一辱於銓吏而揜耳疾走終身弗見則吾  
儕區區釋耕而干祿者非可賤也夫

費夫人墓誌銘

故建平守蜀費公樞有女子子曰法謙字海山年十有  
七歸于今右宣教郎晉張君琬三十有八年年五十五  
而沒沒百二十三日而葬葬拜歲而銘銘之歲實乾道

八年而作銘者君之友吳陸某也君少為進士有場屋  
聲既壯屢屈於禮部乃以從父任入官又蹭蹬幾以二十  
年故時同為進士者今丞相葉公自大司馬使西鄙奏  
君為其屬君願太夫人春秋高將詞不行夫人曰行矣  
妾在側君奚憂於是盡屏奩中之藏具滌髓滑甘以時  
進饋奉盥授悅比平日加謹雖有疾強自持不台心至疾  
平太夫人或終不知君得夙夜王事而無內憂其日夫人  
力也君嘗自楚歸蜀上忠州獨珠灘觸石舟入以舟人  
皆失魂魄夫人獨不動徐謂君曰與君平生皆位州而無  
愧何至溺死已而果全上下交慶而夫人乃澹然無其



喜色其曰夫人篤孝君姑以成其夫之賢蓋有之列女  
風至臨死生之變而不以動心則雖學士大夫有弗及  
者然求其所以能至是者亦是孝敬始而已夫人生四  
子男曰宗望宗康女曰海月海雲先夫人四十餘日卒  
孫祖義銘曰嗚呼有宋孝婦贊夫人之墓

曾文清公墓誌銘

公諱幾字吉父其先顛人徙河南之河南縣曾祖識秦  
州軍事推官妣祖氏寧晉縣君李氏祖平衢州軍事判  
官贈朝散大夫妣慈利縣君劉氏考準朝請郎贈少師  
妣魏國太夫人孔氏公有器度舅禮部侍郎孔武仲祕

閣校理平仲歎譽以為奇童未冠從兄官鄆州試州  
學為第一教授孫勰亦顛人異時讀諸生程試志不滿  
輒曰吾江西人屬文不爾諸生初未諭及是持公所試  
文矜語諸生曰吾江西人之文也乃皆大服已而入太  
學屢中高等輦籍甚會兄弼提舉京西南路學事按部  
溺死無後特恩補公將仕郎公以太夫人命不以辭試  
吏部銓中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兼欽慈宮后宅  
教授遷辟雍博士兼編修道史檢閱官時禁元之學術  
甚厲而以剝剝積聞熟爛為文博士弟子更相以受無  
敢異一少自激昂輒擯弗取曰是元祐軀也公獨憤歎

思一洗之一日得經義絕倫者而他場已用元不體見  
黜公爭之不可明日會堂上出其文諱之一坐耳聽稱  
善爭者亦奪氣及啓封則內舍生陳元有也元有遂釋  
褐文躰為少變學者相賀改宣義即入祕書為校書郎  
道士林靈素以方得幸尊寵用事作符書號神霄籙自  
公卿以下群造其廬拜受獨故相李綱故給事中傅崧  
卿及公俱移疾不行出為應天少尹尹故相徐處仁故  
待公公嘗決疑獄徐公謝曰始徒謂君儒者乃精吏道  
如是邪一日有中貴人傳中旨取庫金而不應以文書徐  
公用府寮議將如許之公力爭至謁告不出徐公雖不

果用而尤以此服公丁內艱服除主管南外宗室財用  
靖康初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女真入寇都城受困  
太府鹽鈔無自得商賈不行公乃便宜為太府鈔給之  
比賊退得緡錢六十萬喪亂之餘國用賴是以濟而公  
不自以為功也改提舉荆湖北路茶鹽公事群盜大起  
湖北諸郡皆破獨辰沅靖三州僅存有封樁監公以與  
蠻獠貨易得錢數鉅萬間道上行在所賊孔彥舟據鼎  
州川陝宣撫使司幕官有傳雋者輒假彥舟湖北副總  
管彥舟因自稱官軍而殺掠四出自若也俄以總管檄  
檄公求益給軍食官屬震恐請與以紿禍公卒拒不予

其後有為鼎澧鎮撫使者怙權暴橫復欲得益公曰使  
吾畏死則輸彥舟矣亦卒不爭以疾乞閑主管臨安府  
洞霄宮起為福建路轉運判官未赴改廣南西路廣南  
支郡賦入悉隸轉運司歲度所用給之吏緣為姦公獨  
親其事吏不得與文書下諸郡慙服徙江南西路提點  
刑獄公事改兩浙西路故太師秦檜用事與虜和士大  
夫議其不可者輒斥公兄為禮部侍郎爭尤力首斥而  
公亦罷時秦氏專國柄未久猶憚天下議復除公廣南  
西路轉運副使以慰士心徙荆湖南路賊駱科起郴州  
宜章縣郴道桂陽皆警且度嶺詔湖北宣撫司遣將還  
捕賊引歸宜章之臨武峒之撫司遂以平賊聞公獨奏  
其實朝廷始命他將討平之主管台州崇道觀起擬舉  
湖北茶鹽未赴改廣西轉運判官公雖益左遷然於進  
退從容自若人莫能窺其涯復主管崇道觀寓上饒七  
年讀書賦詩蓋將終焉紹興二十五年檜卒太上皇帝  
當宁慨然盡斥其子孫姻鄙而改用耆舊與一時名士  
十一月起公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老矣而精明不少  
衰去大猾吏張錫一路稱快明年知台州公娶錢氏有  
郡酒官者夫子族子也大為姦利且恣橫患苦里問公  
亟捕繫獄奏廢為民黃巖令用兩吏為囊以受賕吏



持之令不勝怒械吏置獄一夕皆死公發其罪或以書  
抵公曰令左丞相客也公治益急亦坐廢踰年召赴行  
在所力以疾辭除直秘閣歸故官數月復召既對太上  
皇帝勞問甚渥曰聞卿召久矣公因論士氣不振既久  
陛下興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  
襪還笏若賣直沽名者願皆優容獎激之時太上怒秦  
氏專政之後開言路獎孤直應詔論事者衆公懼或有  
以激訐獲戾者故先事反覆極論以開廣上意太上大  
悅除秘書丞監先是少監選輕士至不樂入館公既以  
老臣自外超用名震京都及入朝鬢須皓然衣冠其

雖都入老吏皆感歎以為太平之象於是公去館中三  
十有八年矣舉故事與同舍賦詩飲酒縱談前輩言行  
臺閣典章從容每竟日故相湯思退常語客曰恨進用  
偶在前不得當斯時從曾公遊也其為薦紳歎慕如此  
擢尚書禮部侍郎初公兄楙歷禮部侍郎至尚書兄開  
亦為禮部侍郎至是公復繼之衣冠尤以為盛事二十  
七年吳越大水地震公極論消復災變之道及言賑濟  
之令當以時下太上皆嘉納時將郊祀公力請對言臣  
老筋力弗支矣陛下郊天若禮官失儀亦足辱國太上  
曰卿氣貌不類老人姑為朕留公再拜謝曰臣無補萬



分二惟進退有禮尚不負陛下拔擢不然且為清議罪人乃以集英殿脩撰舉洪州王隆觀又三歲除敷文閣待制元顏亮盜塞下詔進討已而虜大入或欲通使以緩其來公方病卧聞之奮起上疏曰遣使請和增弊獻城終無小益而有六害為朝廷計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整軍經武之外一切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日陛下降詔諸將傳檄數金人君臣如罵奴耳何詞復和耶今上初受內禪公有上疏累數千言大槩如前疏而加詳既封奏具衣冠趨闕再拜乃發公自言義郎十一遷為左中大夫至是以即位恩遷左太中大夫執政欲起公入侍經進度不可致乃以公子逮為提點浙西刑獄以便養隆興二年公上章謝事遷左通議大夫致仕莊文太子立群臣為父後者得加封其親公子逢請于朝而有司疑公官高詔特遷左通奉大夫乾道二年五月戊辰卒於平江府逮之官舍享年八十三爵至河南縣開國伯食邑至七百戶公平生燕居莊敬如齋至沒不少變九月辛酉逢等葬公於紹興府山陰縣鳳凰山之原詔贈左光祿大夫有司謚曰文清娶故翰林學士錢勰之孫朝請郎東美之女封魯國太夫人男三人逢朝散大夫尚書左司郎中逮朝奉大夫充集殿

脩撰知湖州迅通直郎王管台州崇道觀女一人嫁右  
朝散郎知吉州呂大器孫男七人槃迪功郎監戶部贍  
軍烏盆酒庫臬承務郎新知平江府長州縣梁從政郎  
監戶部贍軍諸暨酒庫祭迪功郎監建康府提領所激  
賞酒庫槃宣教郎裴脩一作職郎監明州支塩倉崇迪功郎  
新湖州長興縣尉孫女九人長適從事郎衢州江山縣  
丞李孟傳次適通直郎一作新通判揚州軍州事朱輅次適  
宣義郎新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唐徽之次適從  
政郎新婺州金華縣丞一作世材次適宣教郎幹辦行在  
諸軍審計司葉子強次適一作脩職郎呂祖儉次適文林郎

湖州長興縣丞丁松年次適迪功郎前明州慈谿縣主  
簿王中行次適迪功郎監衢州比較務張震曾孫男女  
十三人公貫通六經尤長於易論語夙興正衣冠讀論  
語一篇追老不廢孝悌忠信剛毅質直篤於為義勇於  
疾惡是是非非終身不假人以色詞少師捐館舍公才  
十餘歲已能執喪如禮終喪不肉食及遭內艱則既祥  
猶蔬食凡十有四年至得疾顛眴乃已每生日拜家廟  
未嘗不流涕也平生取與一斷以義三仕嶺外家無南  
物或求沈水香者雖權貴人不與守台州以屬縣並海  
產蚶菜比去官終不食初佐應天時元祐諫臣劉安世

亡恙鄙禁方厲仕者不敢闖其門公獨日從之遊論經  
義及天下事皆不期而合避亂寓南嶽從故給事中胡  
安國推明子思孟子不傳之絕學後數年時相倡程氏  
學允名其學者不歷歲取通顯後學至或矯託于進公  
源委實自程氏顧深閉遠引務自晦匿及時相去位為  
程氏學者益小而公獨以誠敬倡導學者吳越之間翕  
然師尊然後士皆以公篤學力行不譁世取寵為法公  
治經學之餘發於文章雅正純粹而詩尤功以杜甫王  
庭堅為宗推而上之繇黃初建安以極於離騷雅頌虞  
夏之際初與端明殿學士徐俯中書舍人韓駒呂本中

遊諸公繼沒公巋然獨存道學既為儒者宗而詩益高  
遂擅天下有文集三十卷易釋象五卷他論著未詮次  
者尚數十卷某從公十餘年公稱其文辭有古作者餘  
風及疾革之日猶作書遺某若永訣者投筆而逝故公  
之子以銘屬某會某客巴蜀久乃歸銘之歲實淳熙五  
年去公之沒十二年矣銘曰

聖人既沒道裂千歲士誦遺經用鮮弗戾孰如文  
清得如絕傳耄期躬行知我者天秉禮蹈義篤敬  
以終病不惰媮大學之功仕豈不逢施則未究刻  
銘于丘維以詔後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二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三

山陰陸游務觀著

墓誌銘

青陽夫人墓誌銘

有宋蜀人天池先生譚公諱篆字拂雲之夫人青陽氏  
井研人大父知歸州事泰實生五丈夫子以幼子古繼  
其弟春是爲夫人之考夫人歸譚氏不及事舅獨事君  
姑太安人太安人則歸州之女子子於夫人爲姑夫人  
夙夜婦道不以親故少懈天池與其考隆山先生諱望  
字勉翁皆以文章名一代取友皆天下士亦繼以進士



起家然得年皆不盈五十志遠年局未嘗問家人產業  
方天池歿時一子曰季任甫生十年孺然獨立而天池  
亦無兄弟譚氏不絕如綫太安人傳家事已久夫人幼  
讀書了大義於是行其所知自處儉薄而不以貧憂其  
姑躬履艱難而不以事累其子外父母家而一意立譚  
氏門戶太安人饒服非其手調毫縫紉不以進親客至  
夫人視庖厨刀匕惟謹及即席則立侍姑側終日不休  
酒穀潔豐果蔬芳甘奉盥授悅肅祗無譁容歸皆太息  
祝其女婦願庶幾夫人萬一而夫久歎然常愧不足也  
序責簪孺遣季任就學夜課以書必漏下三十刻乃止  
間則爲道隆山天池言行以磨礪之及季任稍長與人  
交則誨之曰某可師某可友某當絕勿與通故季壬名  
其堂曰願學室曰勝已私皆夫人所以訓也夫人享家  
廟如養姑之孝字孤嫠如愛子之恩蓋其節行法度士  
君子莫能加焉季壬舉進士拔解太安人尚無恙夫人  
不自喜而爲太安人喜及擢第拜廟夫人猶涕泣曰先  
姑不及見矣觀者皆感動惻愴後以德壽宮慶壽恩得  
封亦以自不敢樂也初季壬解褐爲崇慶府府學教授  
凡四年徙成都府吏部以僑寓格不下執政爲奏復還  
崇慶以便養命至而夫人棄其孤矣初命教成都今樞

密使周公貳大政知予與季壬友以書來告曰石室得人矣季壬有學行為諸公大人所知蓋如此以故士皆慕與之交而夫人墓道之碣乃萬里來屬予於山陰鏡湖上義不可辭夫人諱字及年與其他在法當書者皆已見內誌懼於再告故獨述其大節而已自周以降禮教日衰為女子者不聞姆師之訓圖史之戒閭巷尼媪交煽其間非天資淑柔則悖驚臨昏貪黷悍驕不復知供養一祀為婦職者固其所也夫人奮乎千載之下獨不移於俗矯矯自立如此於虜哀哉予與季壬實兄弟也故述孝子之意以作銘其辭曰

淳熙十祀冬十月丙申孤季壬奉先夫人之柩祔于天池先生之藏平生相倚為命兮未嘗輕去吾親之傍日將夕而未返則倚門其皇皇今也山空無人凜乎欲霜鳥獸紛其號鳴木葉實兮草黃吾親不見其孤兮悲生死之茫茫兒不能奉養於泉塗兮肝心裂而涕滂茹哀忍死兮庶其顯揚維友予銘兮後百世而彌芳

陸孺人墓誌銘

孺人山陰陸氏曾大父某國子博士贈太尉大父某承奉郎考某迪功郎明州司法參軍母同郡齊氏孺人年

若干嫁為承議郎知梧州高郵桑公蒞之妻端靖淑柔  
讀書略知大義自其在父母家已得孝名見治絲枲輒  
趨與共事法曹與齊夫人皆異之建炎間法曹避兵天  
台而承議適攝縣主簿事故時兩家已繼為婚姻情好  
甚篤因以孺人歸焉承議既罷主簿以亂故不克北歸  
因寓近縣山中凡四十年間雖出仕歲滿輒歸居山之  
日多於在官衣食嘗不足孺人處之超然自幼奉佛法  
戒擊鮮終身不犯嘗舟行泝汴遇老桑門丐錢孺人亟  
施之且問曰印何許人老如此尚行乞耶對曰居天台  
兄弟十八人我獨好遠遊故抵此汝與我有宿契他日

當為鄰及日定寓居適近石橋一日登應真閣脩茶供至  
第三尊者驚歎曰此吾汴舟所見也承議嘗為西安令  
有娘婦以事擊獄念釋之未果孺人夢白衣人告曰囚  
且字子矣旦以告承議呼乳醫脈之而信即脫械予假  
使歸果以是夕產孺人事佛之驗至如此然奉家廟盡  
孝盡敬朝夕定省如事生凡祭祀烹飪滌濯皆親之至  
累夕不寐承議平生所與遊多知名士每客至輒信宿  
留孺人執刀匕白首無倦色曰此婦職也近世閨門之  
教略妄以學佛自名則於祭祀賓客之事皆置不顧惟  
私財賄以徇其好曰吾徼福于佛也於呼嬰婦所以承



先祖主中饋願乃使之微佛福而止耶安得以孺人之  
事告之承議有兄之子妻士人陳汝翼貧無以生孺人  
力贊承議挈之歸同舉十五年使其子俱就學遂中名  
第而孺人諸子皆好脩世昌從諸公同學不以貧奪其  
志人以為積善之報孺人得年七十有四淳熙十二年  
正月己丑卒丈夫子三人長之瑞早卒次則世昌次世  
茂女子子四人徐廷煥顧淵陳寬吳桓其甥也明年某  
月甲子葬于天台之太平鄉朴塢村承議之墓世昌寔  
來請銘孺人於予為從祖姊其敢辭銘曰

廟祭賓享維婦之職嫚駑狠驕蠹我壺則孰如

入者老益恭名山崇崇闕此幽宮

浙東安撫司參議陸公墓誌銘

紹興初詔修元祐故事命大臣近侍以十科舉士翰林  
學士承旨知制誥孫公近首舉右迪功郎陸靜之文章  
典麗可備著述科方詔之下也孫公一時辭宗主盟翰  
墨自三館諸儒與進士高第願得一言者袂相屬也公  
年材二十餘以門蔭入官初未為人知而孫公獨歎譽  
稱薦之一旦出千百人右於是中朝名勝士莫不知陸  
伯山慕與之交而公仲弟升之仲高亦以文章有名號  
二陸仲高遂登進士兩科公業春秋及賦再試禮部乃



輒斥因不復踐名場而一意歆以才略致通顯然愈不以老豈非命耶公會稽山陰人曾大父珪國子博士贈太尉大父佖中大夫長民左朝請大夫尚書右司員郎兩世皆贈金紫光祿大夫以父任補將仕郎調信州上饒縣台州天台縣主簿皆不赴監潭州南嶽廟徙措置戶部贍軍酒庫所幹辦公事又不赴徙江南東路轉運司淮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知台州寧海縣部使者挾私憾中公以法鍛鍊累月無所得然猶坐微文銜替起知臨安府臨安縣主管台州崇道觀通判隆興府建康府資當守郡會得重聽疾不能奉臨遣乃為浙東

安撫司參議官官至朝散大夫服三品淳熙十四年六月祭酉卒享年七十七娶季氏先公二十年卒贈宜人子二人子墨前台州寧海縣主簿子桢當以公納祿恩補官女子二人長適承議郎新權知台州軍州事司馬僖次適從政郎趙善价孫男三人立達立言立柔孫女五人長適鄉貢進士石正大餘尚幼子墨子桢將以九月丙午葬公于會稽縣上臯尚書塢以季宜人祔實來請銘公平生不大試於事故可傳載者少然在寧海有姬許子不孝二十條公遽呼姬問之惜不能置一辭逮問為書者則姬之女婿實為之案驗辨服一邑驚以為

神佐建康會火旱力請於府為火備已而火屢作皆以有備不為災士民至今誦之既晚又不仕日誦左氏傳史記前漢書率盡兩卷不以寒暑疾恙少廢有疑義客至輒講之前五年忽作治命百餘言戒家人勿用浮屠法及厚葬比終無大疾疾已亟猶起坐堂上觀書如平生徐闔書危坐遂逝於序亦奇矣銘曰  
士患不材材患莫知既或之知又弗克施在昔所歎天嗇其壽耄耄不試將孰歸其咎

山陰陸氏女女墓銘

淳熙丙午秋七月予來牧新定八月丁酉得一女名明

娘又更名定娘予以其在諸兒中最穉愛憐之女女而不名姿狀瓌異凝重不妄啼笑與常兒絕異明年七月生兩齒矣得疾以八月丙子卒於城東北澄谿院九月壬寅即葬北岡上其始卒也予痛甚灑淚棺衾間曰以是送吾女聞者皆慟哭女女所生母楊氏蜀郡華陽人銘曰

荒山窮谷霜露方墜被荆榛兮於序吾女孤冢巋然四無隣兮生未出房輿死棄于此吾其不仁兮

傅正議墓誌銘

公諱某字凝遠其先為北地清河著姓後徙光州為固

始人唐廣明之亂尤人相保聚南徠閩中今多為大家  
而傅氏之祖曰府君實與其夫人林氏始居泉州晉江  
縣生五子長子卒謀葬有異人告以葬聖姑山之右而  
徙其居仙遊羅山之麓林夫人有高識悉用其言宋興  
仙遊隸興化軍而傅氏鉅公顯人始繼出矣若夫德修  
于家教行于鄉而身不及用者亦在其子孫如公是也  
公之大父程父嵩以累舉進士推恩閉門教子不肯  
累贈奉直大夫公奉直第二子幼有美質讀書日數千  
言學為文輒驚其長老崇寧中甫年十八入太學聲名  
籍甚試中高等然猶幾二十年乃以上舍登第調滄州

無棣縣主簿會女真陷全燕乘虛南下兩河皆震吏士  
相顧無人色或委官去郡檄公餉軍公南方書生平生  
不習今鼓初咸意公難之而公得檄即行不暇秣馬冒  
兵往來軍賴以無乏虜出塞會公亦遭奉直憂始南歸  
終喪得南劍州順昌縣尉時所在盜起縣民亦相撻為  
亂公素得志心徐設方略窮其窟穴未幾悉平部使者  
欲言之朝公辭而出弓手有謀叛者語其徒曰柰累傳  
公何比公罷去盜遂作殺掠暴甚邑人以不留公為悔  
調泉州安溪縣丞改宣教即猶安其官不求徙有自吏  
部擬注來代者始徙南安縣丞其恬於仕進如此南安



大饑民棄子者相屬公請于州出常平錢米設安養院於延福僧舍乳湩糜粥湯液皆不失其宜明年歲豐悉訪其所親歸之曩時縣之貧民鬻業者輒減其戶產以求速售或業盡而賦獨存官責之急至死徒相踵公既得其弊一切以肥硤定賦民之完失職者皆得直治最一路遷知晉江縣會詔造戰艦他郡縣吏多並緣煩擾事亦不時集公獨不以諉吏躬督其役勞費視他邑省殆半而事獨光期辦安撫使張忠獻公聞于朝特減磨勘年遂為茶事司幹辦公事公於是行能已為時所知秩滿造行在所願不數見公卿赴銓得通判南劍州

歸將之官以紹興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感疾不起享年六十有八積寄祿官至左朝奉大夫累贈正議大夫公亡恙時自發書卜葬於白石之南雖月日莫不有治命至歿悉遵用焉娶林氏正議大夫豫之女封宜人今累封太淑人六子湊奉議郎知漳州漳浦縣汝朝散郎江南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淇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均凌洎舉進士奉議荏官有家法不幸與均凌皆早世常平以材望擢使一道而龍圖嘗位列卿實中朝宿德皆且柄用矣士大夫以為公積行累公之報四女長適進士林維次適龍溪縣尉陳

希錫次適進士林若思次適進士林若公初龍圖使浙東實治會稽而某為郡人始從龍圖遊獲觀公文章豪邁絕人而其詩尤工龍圖又為某言公當官至廉為縣時有小吏持官燭入中閫公顧見立遣出仕官三十年先疇無一壘之增老猶力學不厭行其所知未嘗以窮達累心飢者輟食濟之病者治藥療之所居之傍有路達泉州而林谷阻險者四十餘里行旅告病公率親黨塹山伐石易為夷途人至今誦焉疾革猶戒諸子曰吾平生無愧俯仰歿後汝曹居官主清治家主嚴奉先王敬收族主恩造次顛沛必主忠信能用吾言雖貧賤猶為有德君子不然獵取光顯奚為哉語終遂瞑方龍圖言此時固以屬某以發揚潛德會徒節浙西後逾年乃以狀來請銘銘曰

築野宵夢相武丁死不泯亡騎列星後世繼起三千齡我冠相望立漢廷公入太學奮由經證晚乃駕羸篋抱才不試歸泉局二妙山立尚典刑公雖埋玉有餘馨印綬三品告諸冥馬鬣之封栢青青咨爾雲來視斯銘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三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四

山陰陸游務觀著

墓誌銘

尚書王公墓誌銘

寶謨閣直學士正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王公  
既葬之二年孫宿來請于公之里人陸某願次公出處  
請謚于有司某辭不獲既以狀授其家宿復來泣且言  
曰古之葬以碑封因識于碑則碑固在墓外後世隧葬  
識于隧中非古也吳會稽之葬弗隧則雖已葬刻石墓  
旁實為近古惟丈人予之銘某辭以旣嘗狀公之行願

更求名舜巨人以信後世宿復泣言近世固有既為狀而復為之碑者丈人何獨謂謙其用是不果固辭惟公諱佐字宣子會稽山陰人曾大父諱仁大父諱忠世有隱德考諱俊彥以進士起家經行尊顯為時醇儒仕至左宣義郎大平州州學教授贈至特進兩娶同郡葉氏追贈同安永寧郡夫人同安實生公幼而穎異不羣七歲特進為講孟子即能復講不遺一言退無矜色特進歎曰吾家積善百年當有興者是子其當之乎十八補太學生二十有一以南省高選奉廷對為第一方唱名時趨拜進上詳華中度高宗皇帝喜動玉色授承事郎

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赴召為祕書省校書郎時秦丞相檜專政其子熺以前執政提舉祕書省館中或趨附以為捷徑公獨簡默嚴重未嘗妄交一語嘗語同舍曰唐三館故事丞相與赤縣尉均為學士安得妄自屈哉熺聞不能平嗾言論去之逾年請祠祿為主管台州崇道觀丁特進憂服除會秦丞相死熺亦斥逐起家拜祕書郎兼玉牒所檢討官遷尚書吏部員外郎右司郎闕以公兼領秦丞相夫人王氏陳乞舊所得恩數之未用者自稱冲真先生公持白執政曰婦人安得此名向者誤恩有司不能執為失職今當追正然王氏



封兩國夫人蓋祖宗以寵親王之配及外家尊屬有何  
可輒引以階僭紊當併奪之執政不能聽但寢其請而  
已後王氏死卒奪先生號識者猶恨不盡用公初議同  
安夫人墓在山陰為盜所發公即日不待命奔赴至墓  
一日獲盜公與毋弟左司公公袞欲手殺之親戚為言  
此在法固當死不患讎恥不雪乃告於有司公既歛葬  
猶不忍去墓所朝百趣還不得已造朝逾月獄成盜不  
死左司公憤切手戮盜挈其首詣郡自繫待罪公廼乞  
盡納官以贖第罪詔給舍議給事中楊公椿等共議曰  
春秋之義義復讎公袞無罪佐納官之請可勿許詔曰

給舍議是於是趣公就職如初紹興二十九年二月拜  
起居郎遇事直前獻納多所裨益未兩月以臺評罷然  
言者詆公甚峻至請投官用而上終保全之命守外郡遂  
知永州公自初任即在館閣未嘗一日歷州縣到郡無  
決事吏皆抱牘立數步外不呼不敢輒進公親與民語  
有寃者得盡其言誕謾者一再詰皆詞窮折服自謂當  
受罰公廼延見諸生勞問耆年凡可美民俗勵士節者  
舉之無遺又言永之士衆於道州而解名財及道四之  
一願詔有司稍均之庶無失士徒知吉州廬陵號江西  
劇郡人疑公且困於事不得復間暇公至為政如零陵



時不知有間劇之異而事亦頓省治聲聞于行在詔直寶文閣逾年徙知明州仍命入奏而張丞相浚力薦公及王侍郎卜朋張舍人孝祥以為可大用既對壽皇聖帝諭以且有親擢既退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戶部侍郎公力辭且言臣昨面奏乃者戶部以江東歲歉有江西和糴之令臣在江西實見一路決不能獨出百五十萬石而關子茶藥乳香之屬既不能售必至抑配其為民病且甚於江東之饑今臣若不自揆貪榮冒受而實未有以為策他日固不敢逃譴然民力國計將何以支願復補外或止供檢正職事詔不允仍

侍講湯丞相思退以首相領江淮都督請公參其軍謀公為湯公言虜方議和而以兵入吾境此非其酋本指蓋用事者幸一勝以遂所求當選驍將精卒乘其驕惰急擊之彼以敗聞則用事者且得罪吾可從容制之矣會湯公去位公亦罷參謀方是時疆場未靖調兵遣戍用度日窘且諸路歲頗不登公從容應變窒漏察欺事無不集而民間泰然如無事時會永寧夫人卧疾懇求奉祠改權吏部侍郎請不已乃復以直寶文閣知宣州徙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建康自車駕行幸建為別都居守多執政及侍從以次者惟公以威望被親擢中外皆

知上任屬之意妖人朱端明崔先生挾左道與軍中不逞輩謀不軌且久及公至相與謀曰是不可欺少緩必敗不如先事發乃共約以春大閱日起事雖極詭祕而公已盡得其陰謀一日坐帳中決事命捕為首者至前略詰數語即責短狀判斷之而流其徒數人於嶺外餘置不問僚屬方候見於客次無一人知者見公擲筆乃異之而妖人已誅矣公方閱案牘治他事如平時良久延見賓僚乃退無一豪異於常日又徙知平江隆興二府未赴會知上元縣李允升坐賄前事未作已丐尋醫去而讒者謂公縱有罪坐削官居建昌軍讒者去上察

守臣連坐未有公比且數思其才復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俄起知饒州又復直寶文閣知揚州入對勞問甚渥留為宗正少卿兼權戶部侍郎上祀南郊命公王輅執綏九所顧問占對賅敏上甚悅有褒嘉語於是疾公者益衆史侍郎正志為發運使坐奏課不實謫有欲為史分謗者乃併罷公而發運司事公始末未嘗與且嘗論其徒擾無補至是乃併得罪逾年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為福建路轉運判官徙知潭州連進秘閣修撰集英殿修撰淳熙六年正月彬州宜章縣民陳峒竊發俄破道州之江華桂陽軍之藍山臨武連州之陽山縣旬日有

衆數千彬道連永桂陽軍皆警公奏乞荆鄂精兵三千未報公度不可待而見將校無可用者流入馮湛在州公召與語曰君能有功不特雪前罪且遂為朝廷用北鄉恢復自此始矣湛請行公曰請行易耳今當不候奏報以兵相付既受此命即以羣盜投首為期一有弗任軍法非某敢貸也遂檄湛帶元管權湖南路兵馬鈐鑄統制軍為即日令湛自選潭州廂禁軍及忠義寨凡八百人即教場誓師遣行仍命凡兵之分屯諸州縣者皆聽湛調發違慢皆立誅又出軍令牌付湛軍士所過秋豪擾民及臨敵不用命或既勝而攘賊金帛使得實者皆必行軍法上奏以擅遣湛待罪且請亟發荆鄂軍又私念湛有善戰名賊必避入廣南思得勁兵遏其衝而廣南非所部未有以為計會受命節制討賊軍馬而前一日又奉詔會合諸路兵乃合二命為一稱節制會合諸路兵馬檄廣南推鋒軍兵官黃進張喜分屯要害賊知湛至而廣南備已嚴乃驅載所掠輜重由間道歸宜章轉運司聞之即移諸州以為賊已窮感自守巢穴毋以備禦妨農公得報曰是不猶害補寇且必惑朝廷乃檄轉運司及諸州以為盜未嘗敗何謂窮感其巢穴旁接三路七郡林菁深阻出入莫測何謂自守復奏言



遣馮湛之後事方有緒若遽馳備賊必更猖獗愚民且有附和而起者非細事也曰堅乞前所請荆鄂軍從之已有果聞賊方作箭鏃甚盛遣入溪峒買毒藥之可為藥箭者公赫然以蕩滅為期且奏向者連州受賊首李晞降賞犒備足未幾復亡去為賊今陳峒之次首領是也以此知不一意討捕容其不死潮廣之憂未艾俟誅賊首而資贖從未為晚也樞密院猶謂當先招降上獨是公策命公躬至軍前節制公即立戒行師徒不譁耕隴市肆之人莫有知者既至宜章命湛以四月二十三日移屯何卑山湛請進兵日不荅惟給以合符符三即行耳二十九日夜半始發兵符命湛及鄂州軍統領夏俊五月朔日誥旦分五路進兵賊初詐降實欲繕治寨柵阻險以抗官軍公得其情督兵甚俊及馳入隘口賊果立寨柵未及成聞官軍至狼狽出戰既敗又退失所憑乃皆潰走是日奪空岡寨駐兵十二渡賊之起也假唐源滄祠以誑其下日殺所虜一人祭神至是斬像焚其祠湛遂誅陳峒函首來獻已而李晞以下誅獲無遺宥其脅從發倉粟振貸安輯之案功行賞悉如初令且上其事于朝振旅而還詔以公忠勞備著起拜顯謨閣待制湛亦由此復進用俄徙公知揚州平江遂知臨

安府公力辯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天府臣所不能為也  
方祖宗時用人莫重於三司開封高選賢傑號將相之  
儲豪右憚其威望莫不歛避故得人為多迨辛以來用  
人益輕惟能媚奉權貴則為稱職必襲非一日矣若使  
方拙自守者為之猶推舟於陸決不可行縱臣欲降心  
下氣周旋其間賦性既定如燥濕之不可移終有不能  
自抑者徒速顛隳而已奏三上而不得請遂就職入對  
上褒勉甚寵特賜金帶進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進權  
工部尚書而尹京猶如故兼侍講久之進侍讀遂權戶  
部尚書知淳熙十一年工舉公尹京逾三年又兼

故時以冗劇日夜不得休公處之超然間暇事皆立辦  
貴臣權家斂手不敢干以私民間利病無巨細罷行之  
或可施於四方者則疏其事以聞多見施行歲饑畿內  
小民或以農器蠶具抵粟於大家苟紆目前明年皆有  
失業之憂公乃出令斷自東作之日先以還之俟蠶麥  
訖事而歸其子本大家不遵令小民負約不以時賞皆  
坐罪令下農家相慶識者以為與呂文靖公建請不稅  
農器事相埒他日且為名相上亦自器異之嘗因夜直  
召對出御書三都賦序以賜蓋倚以拓定中原之事會  
長子病卒公力乞奉祠上察其不可留命以寶文閣直

學士出守公復力申前請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執永寧夫人喪服除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觀鳳翔府上清太平宮紹熙元年八月自製續記又為治命凡沐浴歛葬之節莫不備具時公方康強無疾人或怪之二年二月十一日晨起猶讀書理家事如平時俄暴感風眩遂卒享年六十有六寄祿官自承事即積遷至正奉大夫封自山陰縣開國男至開國伯食邑自三百戶至九百戶致仕進正議大夫遺表上贈銀青光祿大夫以卒之歲十一月四日葬于山陰縣天樂鄉竺里岑之源公娶同郡高氏早卒繼室枯蒼季氏亦先公若二

卒皆追封碩人子男二人履常承奉郎監淮西總領所建康府西酒庫克常承奉郎知台州天台縣丞皆前卒女四人長適温州平陽縣主簿梁叔括叔括卒再適提舉湖北路常平茶鹽張孝曾次適通判建康府曾繁今存者惟適曾氏女而槩卒矣孫男二人宿丞務郎某小官孫女二人尚幼公以英傑邁往之資自學校科舉時已卓然出千萬人上仕雖至侍從所施設曾未究一二間居九年憂患或出意表而公所養愈剛大不為事變之所折困人莫窺其涯一日常語某曰里中或謂僕以誅殺衆故多難不知僕為人除害也湖湘鄉者盜相踵



今遂掃迹者二十年絲地數州深山窮谷之祇得以滋  
息而僕以一身當旣譴萬萬無悔於虜公可謂知命者  
銘曰

維維宋中興三聖相承公聽並觀以出賢能公奮  
于幽有德有勲知我者天用我者君蹈義秉節  
迄至耆艾山立庭以道進退大夏方建拱把  
蘇材豈茲棟梁萬牛莫回生或忘之亦歎其死  
我銘弗誣用諭太史

楊夫人墓誌銘

鄂為東方大邦宋興以來多名功鄉雖擯不仕及公  
不顯者如柏參軍脩士兵部建中學易劉先生跂皆旣  
死而言立化行於家至今學者尊焉建炎南渡人物寢  
衰矣而山堂鞏先生諱庭芝經為人師行為世範德義  
之化自家八始凜然克配前數公先生之仲子處士諱  
灤之夫人曰武義楊氏年二十有一而嫁二十有三而  
字二十有六而寡寡四十有三年年六十有八而卒卒  
一年而葬山處士之墓實紹熙五年十一月丙申也夫  
人自為鞏氏婦事山堂及君姑錢夫人一步趨一話言  
悉皆鞏氏家法耳目濡染又皆天下長者事行成德  
進山堂以為稱吾家婦宗黨姻戚鄰里皆取法焉處士

先山堂不祿當是時夫人尚盛年也遂誓不拜行二子  
伯始學步踉蹌不踰闔仲尚襁褓祿及能言夫人皆親授  
以孝經論語毛詩國風為之講聲形正章句具有法師  
二子未從外塾而於幼學之事各以通貫精習卓然為  
竒童矣其後子益長夫人身任家事不以荒其子之業  
故皆舉進士中其科然夫人不喜子之得祿所以教而  
進之者父師莫加焉於虜非是毋固不能成其子非鞏  
氏家法亦不能成是婦也予少時猶及見趙魏秦晉齊  
魯士大夫之渡江者家法多可觀雖流離九死中長幼  
遜悌內外嚴正肅如也距今未五十年散處四方寔不  
能如故時久而不變如鞏氏者蓋鮮矣夫人曾大父瓊  
大父彬父伸卿皆不仕子曰豐從事郎江南東路提點  
刑獄司幹辦公事嶸奉議郎知徽州歙縣事孫復亨慈  
孫陽孫耦孫孫女七皆處豐來請銘銘曰  
鞏氏之先化行閨門我觀夫人典則具存夫人  
之賢實應圖史有如不信視其二子東有茂楨  
處士所藏雖不克祔鬱乎相望

陸郎中墓誌銘

公諱沅字子元會稽山陰人曾大父珪國子博士贈太  
尉大父佃中大夫尚書左丞贈太師楚國公考寘右中



散大夫贈少師公於某為從父兄某蓋少公十五歲方為童子時公已學成行著以兩浙轉運司進士試禮部不中試博學宏詞又不中乃以世賞試禮部再為第一人所與交多一時知名士每見某必諄諄道其所與共學日夜磨礪浸灌以希古人者曰時然進之時然莊氏名革早死不顯而進之則故相湯岐公也及岐公以文章事業相高皇帝公猶沉浮州縣久之乃得監行在都進奏院監尚書六部門岐公每見必留公道往昔相從講習時事抵掌笑語公輒俛首蹶躅自引去岐公亦歎息以為不可親踈後輩躡進至大官者相望公顧謂僚底自若也岐公免相門下士多牽聯以罪斥去者亦不自安公澹然如平時人亦莫指議者初少師自山陰徙四明已數十年婚姻皆在焉蓋四明人也會史魏公入為參知政事為右丞相與公實姻家少相從魏公亦器待公而公未嘗數謁見朝士亦莫知其相國親且厚也監門歲滿遷太府寺丞權尚書戶部郎父次當為真矣而公亟求歸養得提舉兩浙市舶權知舒州提舉福建市舶遭母益國夫人憂歸初通判泉州者嘗有所請以法拒之公去而提點刑獄兼權舶司事通判者因誅提點刑獄以危法中公公平日以恭謹聞又方以舉

職被賞遷一官朝論右之公雖得罪猶傳經比於是公  
殿門絕交遊誦佛書以夜繼日多至萬卷不復言并仕  
亦絕口不及仇家對客清淡而已自束髮至老無一日  
發書尤長於詩閑澹有理致在場屋時以賦稱老猶自  
喜子孫及族黨從之講貫皆有師法公為人夷雅曠遠  
與人言惟恐傷之然遇事必力行所知無所撓屈嘗為  
丹徒丞朝廷用言者遣使籍江上沙田立稅額使指甚  
屬吏莫敢違亦或從而張虛數以為功使者至郡聞人  
人稱公詳練乃檄與偕往公既極論其不可又為詩陳  
民情詩流傳至朝廷遂止不行沙人龔石刻其詩今猶  
可考其使福建也有中貴人所親皇甫甲者輒諷公以  
珍貨別進公正色拒之戒典客者他日謁至勿復通其  
不阿類如此公仕自脩職郎至朝奉大夫而廢二十三  
年以紹熙五年四月六日卒享年八十有五娶盧氏封  
宜人先公十二年卒享年亦八十有五子曰梓通直  
郎知寧國府宣城縣先公十二年卒曰格舉進士曰之  
瑞國學免解進士曰橦曰憶之祥皆舉進士一女適文  
林郎監准東總領所糴場樓鈞六孫曰炳曰煥曰炎曰  
燾曰燮曰熨四孫女諸孤以慶元元年九月二十五日  
遵治命返葬于會稽嵒塢望少師墓百步且來屬某為

銘銘曰

仕蹟於時年登耄期孰奪孰與理莫可推銘識  
于幽孰知我悲

知興化軍趙公墓誌銘

慶元二年八月辛亥朝請即新知興化軍事趙公以疾  
卒于第越十月庚午葬于會稽會稽五雲鄉湯家畝之  
原明年九月乙卯諸孤寀夫等墨其衰見予於郡西南  
澤中泣且言曰先君之葬將請銘于執事以大事之日  
迫方伏苦塊間不能自通今幸逾年未即死敢以承事  
即發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莫君子純之狀來告

惟公幸許之某等即死無憾予以老疾辭請益牢維公  
文學治行皆應銘法而寀夫實娶予從孫女與其弟同  
時中進士科為鄉里后來之秀乃卒與銘謹按公諱彥  
真一名彥能以淳熙新制改今名曹出宣祖昭武皇帝  
之後曾大父諱叔澹贈武康軍節度使洋川郡公大父  
諱賚之武經大夫浙東路兵馬鈐轄贈右朝請大夫考  
諱公懋左朝請大夫知臨江軍贈太中大夫公少純篤  
從故侍御史王公十朋學王公嘗得中書舍人張公孝  
祥書不欺室榜持以遺公所以期公者甚遠公益自奮  
雖舉進士蓋不止為科舉而已然同時為進士亦皆推



之遂中其科調撫州錄事參軍以太中公喪解官歸除  
喪起為信州弋陽縣丞終更調建寧府觀察推官薦者  
如格改宣教郎知寧國府宣城縣未赴以內艱罷除喪  
知平江府吳縣通判袁州知興化軍朝廷知公者寢多  
謂且用矣而得郡未及赴遽至大故公之將赴撫州錄  
事參軍也太中公戒之曰汝任治獄入死生所繫也可  
不勉乎公再拜受教既就職束吏甚嚴視囚之寒暑飢  
渴慘然不啻在已囚以故皆輸其情曰不忍欺吾父也  
會部使者以事付獄有寃狀而使方怒風指甚厲人  
皆謂乖其意且得譴吏太皇恐即欲捶掠成之公叱吏

去具列其寃使者為屈因欲薦公公亦終不就也太中  
聞之太息曰吾有子矣及在建寧幕南劔州將樂沙縣  
諸寨軍食不時給群卒空壘來訴於轉運司趙公公頌  
謝公師稷為使乃檄公行公馳至沙縣與其令調財得  
三千緡明日召卒于庭閱籍自下給之軍吏及卒長皆  
不得一搖手衆乃大服比至將樂給之如沙縣亦皆大  
服於是議者謂公所試者小然猶能表表如此他日功  
名事業詎可測哉郡守鄭公伯熊知公最深有疾不以  
郡事屬其貳而言於使者請檄公攝守疾革獨延公至  
卧內屬以草乞致仕奏其知之如此高宗皇帝永思陵



攢宮事與公遠為兵縣轉運司調取洞庭青石期會迫不可遽辦公即日涉湖至其地召石工泣諭之曰先皇帝櫛風沐雨惡衣菲食為天下攘強虜除大盜輕賦薄役汝曹數十年安居樂業亦知所自乎今官取此石欲何用而汝曹尚可顧望不竭力哉於是民趣役不待督責先期告畢使者欲上其勞於朝公力辭曰此臣子職也袁州積彫弊公佐其守窮利病根源一切罷行之郡為一振民困於坊場官弊於護運皆久不能革公奮曰小民知目前之利不知後日之害一陷於坊場則富者貧貧者大懷非死徙不得免乃取尤者白首請于戶部

蠲除之擬繫收檄一旦幾空郡人驩呼以為昔所未有護運異時多以所遣官非其人故多蠹害公一切精擇才吏其以權貴請託來者皆力拒絕之抵公去所發漕運四十萬緡不費一錢造期得知興化軍未及到郡而卒享年五十有四公篤學工文辭有集五卷易集解五卷他所著未成編者尚多初太中通判饒州有江州統軍官王益者坐事下吏更江州鄂州鞠治獄成而家以寃聞由是復命太中鞠之得寃狀明白益賴以不死而太中以決疑獄進秩除郡未幾捐館舍益之家入懷太中之德無已乃厚載金帛以助葬為請公固辭不受曰

吾先人之志也蓋家人泣而去蓋公之清德類此然常  
畏人知故予亦不得而書也公娶李氏馮氏皆早世贈  
安人今皆從葬徐氏封安人四子二女皆李出廩夫迪  
功即隆興府武寧縣主簿先公十一年卒案夫從政郎  
隆興府南昌縣丞寓夫從政郎臨安府於潛縣尉志夫  
未仕女長嫁從事郎新平江府常熟縣尉劉祖邁次未  
行二孫時敏時哲銘曰

以公之才何遠不宜晚始專城政弗克施天嗇  
其報子孫是貽匪筮匪龜眎我銘詩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四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五

山陰陸游務觀著

墓誌銘

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孫氏會稽山陰人四世祖沔觀文殿學士戶部侍  
郎謚威敏有傳國史曾祖之文朝議大夫主管杭州洞  
霄宮累贈正奉大夫祖延直奉議郎通判盱眙軍贈朝  
散郎考綜宣義郎致仕母同郡梁氏夫人幼有淑質故  
趙建康明誠之配李氏以文辭名家欲以其學傳夫人  
時夫人十餘歲謝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宣義奇之

乃手書古列女事數十授夫人夫人日夜誦服不廢既  
笄歸今文林郎寧海軍節度推官蘇君瑒逮事舅姑左  
右就養唯謹凡組織縫紉烹飪調絮之事非出其手舅  
姑弗悅舅姑歿夫人執喪哀終喪事家廟如生祭薦豐  
絜中度疾已革猶脩秋祭不知其力之憊推官女兄實  
朝議大夫直顯謨閣呂公正己之夫人性堅正善持家  
法凡家人必責以法度不知者以為過嚴至夫人能事  
之則終身怡怡未嘗少忤宗黨間旣稱譽夫人之賢又  
以知呂夫人非難事者也紹熙四年從推官官臨安以  
其年七月卒已疾終于官舍夫人平生奉浮圖氏能信

法參軍徽州司法參軍湖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知玉  
山縣江淮等路坑冶司主管文字通判通州知荆門軍  
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監公事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  
事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遂致仕積官至奉直大  
夫賜紫金魚袋封陳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以慶元  
元年十月丙寅卒于私第享年七十有二初少師避建  
炎之亂益東徙居明州鄞縣之橫谿猶返葬山陰至公  
兄弟遂有即葬鄞縣者故公以三年十二月庚午葬于  
縣之豐樂鄉西嶼之原諸孤請銘于公從弟某、則少  
公一歲兒時分梨共棗稍長同人家孰實知公比他人



為詳公天資穎異數歲能屬文舉進士連拔兩浙轉運  
司解又為江東轉運司解首然卒不第公不以懟有司  
治經考古益不少懈為吏窮日夜勤其官未嘗事燕遊  
所至上官委以事公至忘寢食寒暑以趨事赴功在玉  
山時劄別蠹契根原窟穴毫髮必盡正俸外他增給悉  
棄不取比代去計其數凡六十餘萬故諫官尹穡有別  
業在縣歲往來邑中尹為人喜議論仕者多憚之公不  
為動尹頌敬公每曰子光清足以肅吏惠足以養民諸  
邑求其比殆未見也自荆門回奏事殿上所陳合指皆  
即日施行明日孝宗皇帝對朝臣稱公之才丞相王

踐其言及處生死之際盥濯易衣泰然不亂世外道人  
有所不逮亦賢矣享年五十有三五子瀛大學生汭洞  
濱潞皆卓然自立能世其家蓋推官與夫人善訓督之  
力也二女長適修職郎通州錄事參軍王易簡次尚幼  
孫男二人曰暹幼未名字予世家山陰先太尉邊夫人  
實與威敏夫人為女兄弟予與宣義外兄弟也少時交  
好甚篤今夫人年逾五十而歿予乃及銘其隧則予安  
得不老銘曰

猗與夫人率德不惰舅姑宜之曰善事我移其  
事姑以奉女公雍雍肅肅既和且恭相夫以正



教子以嚴施于先後以遜以謙一病不復奄其  
告終我作銘詩用詔止窮

奉直大夫陸公墓誌銘

吳郡陸氏方唐盛時號四十九枝太尉枝最盛唐末自  
吳之嘉興東徙錢塘吳越王時又徙山陰魯墟宋祥符  
中贈太傅諱軫以進士起家仕至吏部郎中直昭文館  
太傅生國子博士贈太尉諱珪太尉生尚書左丞贈太  
師楚國公諱佃太師生中散大夫贈少師諱寘少師入  
子皆以文學政事自奮公諱洸字子光少師第四子紹  
興初以蔭補登仕郎調右迪功郎浦江縣尉歷筠州司

公力薦之遂擢江西常平使者到官治便坐於廳事之  
後治事退足迹不履中閩揭所治錢穀出納之最于壁  
列案皆簿書終日坐卧其間目閱手披窒罅漏嚴期會  
官屬吏胥奔走承命不暇不旬月事大治一道肅然歲  
旱公一先事為備得米百萬斛吏不能一毫為姦五州  
之民訖無流殍於是特進一官遂除提點刑獄且進用  
於朝會有臨江軍民冒儀卿為其奴所殺獄成則謂儀  
卿弟宣卿實使之宣卿既服復以寃告凡八移鞠皆然  
最後特以命公公始得其情宣卿實無使之之迹奴亦  
無異辭遠近稱神明事上刑部以為疑言諸朝移大理

寺窮治久自卿以亦不能與公異宣卿竟不死公既以自請得奉祠而歸矣於是益知奉法守官之難不復有仕進意甫七十即上書告老始終進退之際可謂無媿矣公娶林氏吏部侍郎保之女三男子桂修職郎監秀州蘆灘鹽場已卒椿迪功郎臨安府臨安縣主簿棟迪功郎徽州歙縣西尉二女子長適迪功郎平江府司戶參軍詹騏次女適從政郎監楚州監城縣監場耿開孫男焯焯燁燁皆進士孫女適文林郎新監台州支監倉宋安雅餘尚幼銘曰

遭余道兮晚乃逢擢使節兮撫困窮發積

兮忘歲凶以經決獄兮平反之功人不我知兮道則通歸築室兮老于東位列卿兮善始終服三品兮五等之封植楨鬱鬱兮起墳崇崇閱百世兮過者必恭

中丞蔣公墓誌銘

公諱繼周字世修初周公相成王封元子伯禽於魯是為魯公別子伯齡封於蔣其後子孫因以國為氏至漢有蔣詡十世孫休自樂安徙義興陽羨縣始為吳人裔孫仲相唐宣宗僖宗故蔣氏益大宋興有堂為仁宗侍臣之奇執政徽宗初帝相孝宗皆不去陽羨而公之先

獨益東徙家處州青田縣曾祖球贈通奉大夫祖禔父  
仔宣教卽致仕贈中散大夫公天資警邁七歲賦牧童  
詩有奇思遂精詞賦十四棄其業習戴氏禮期年輒通  
貫諸老先生自謂莫及一日先生有欲勉成之者期以  
間處曰吾將有以發子公先時往俟之甚謹先生喜曰  
子誠可教士當務學才不足恃也子於書能博觀而得  
要則善如其未也當勉之母以才自足蹈吾所悔公拜  
拜謝自是窮日之力無所不讀人罕見其面遂舉進士  
中其科調衢州常山縣主簿試教官中選歷太平州州  
學臨安府府學教授改宣教卽入為太學正會省官添

差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復入為司農寺主簿  
召試館職擢祕書省正字進校書郎祕書郎兼國史院  
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遭中散公憂服除起知舒州陞  
辭改宗正丞初公在館中得對所論甚衆其間因論和  
糴省運孝宗皇帝大悅公曰文絕類陸贄省運誠不難  
行又曰朕將用卿卿果有趨事赴功之意乎公逡巡退  
避久日上亦默然方是時士大夫銳於進取者衆得上  
一語自謂結主知往往遂投合以取大官公獨若不敢  
當上意者故至是財得補郡然上終賢之辭日上問卿  
往年論事朕謂似陸贄今七年矣卿尚能記否舒州待



次幾年公以三年對上曰卿家貧母老豈得待遠次當  
除卿行在職事官公謝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固願朝夕  
膝下然幹蠱於外亦子職也敢有所擇上益察公靜退  
乃大悅即有是命改秘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權吏部  
郎官公還朝逾二年杜門絕造請諸公貴人以為簡我  
將假他事出之會熒惑犯氏公因對言氏者邸也驛傳  
宜備非常不淹旬都進奏院果灾上諭輔臣曰蔣某博  
學善論事卿知其人否皆對以不詳知上乃自禁中索  
班簿閱之將作監闕即命除公已而命下則少監也蓋  
有密以資淺為言者上終不快未幾遷將作監遂兼大  
子侍讀然所以屬公者顧不在是方試太學諸生未出  
院除右正言實淳熙十年九月也十一年正月同知貢  
舉有禮記義絕出流輩已見黜公力主之拔置高等及  
啓封則吳人衛涇也已而廷對遂為第一十二年二月  
兼侍講八月遷右諫議大夫十三年九月遷御史中丞  
公任諫官執法凡五年知無不言初上受內禪收召四  
方名士舉集朝其間議論或過為激昂貴近不便之於  
是妄言秦檜當國時遜於除授一人或兼數職未嘗廢  
事又可省縣官用度於是要官多不補而收召絕稀公  
首論之曰往者權臣用事專進私黨廣斥異已故朝多



闕至有一人兼數職者今獨何取此朝臣俸祿有恨侍  
從卿監郎中以至百司月計其俸乘除百緡而已假使  
省二十員不過月省二千緡是特一二節度使俸耳其  
省幾何而遺才乏事上下交病且一官治數司而收其  
稟裴延齡用以欺唐德宗也孰倡此議者請得其人詰  
之其言蓋指貴臣人服其敢言時著令賊吏必坐舉官  
獨至不問公劾之曰此非有所避則有所庇耳同罪異  
罰法且由是廢上悅命有司舉行如初詔進士黃光大  
上書送台州聽讀公極論其不可且曰臣既樸愚不長  
於言人之有言又不能開導以廣言路實有愧焉太

奏日中有黑子公言日象君德豈容陰慝乘之大臣之  
蒙蔽外夷之侵軼後宮之私謁官者之用事下民之困  
窮皆其應也願陛下仰觀天文俯察人事以消羣陰之  
萌會地震公復反覆論奏而加詳焉將行郊禮上春秋  
寢高或以陟降拜跪為勞公言今距冬至則踰半年願  
陛下清心省事養性導和毋強疲勞毋過燕樂飲酒以  
和氣不可以無節而飲過度之酒服藥以養生不可以  
無疾而服伐性之藥自今以往宜若神祇在其上下祖  
宗臨其左右誠意所加幽明並助將不勞而成其禮矣  
上悉嘉納議者亦翕然以為得耳目之躰有女冠請於

皇太子妃以又廢上清宮額徙置其居因為住持祝妃  
本命女冠入謝禁奧適有他女冠祝中宮本命者同列  
庭中爭長舊例以住持者為首事聞上取文書毀之初  
不知有舊額也皇太子皇恐不敢入朝群臣不知所為  
公乃抗言徙廢額至他寺觀天下皆有之然女冠自不  
應入宮今當一切禁絕僧尼道士女冠勿使得入而已  
上悅曰卿此奏善處朕父子間矣封以付東宮明日皇  
太子入謝上歡甚皇太子今太上皇帝也亦遣人謝曰  
非公慮不及此方是時上以暇日時御佛書間召其徒  
入對或自內東門賜肩輿以入故宮因以為諫自是遂

無所召士論歸重都下喧傳遊奕軍統制官召百姓娘  
婦至墮胎公上章彈之詔大理寺鞠治同時又有故內  
人陸靚姬者誣其夫恃為閭門官無故棄逐且據有其  
貲公請窮治其人自計下吏詞且窮乃遣人妄誅公曰  
且暮且除發書樞密矣公叱遣之論愈力會考殿試進  
士以兩人者相與合力於是大理具獄以為所筮乃軍  
妻公為風聞不實即日統制官者復還故官且賜金帶  
而靚姬所誣亦得不治考試畢公方再抗章詔遷禮部  
尚書辭不拜出知婺州未幾以母喪解紹熙元年除喪  
復還徙寧國府加煥章閣待制徙太平州比四年易三

郡適水旱公力行賑恤之政寢食不置所條上者皆盡利害之實其大略曰臣夙夜訪求荒政言者萬端然大指不過廣儲蓄一事爾有備則拙者亦能集事不然雖智何益中外服其論故奏多見聽其以常平椿管通融賑民蓋得請乃行又旋已補足且災傷五分許賑糶方高宗時已屢著之春秋頒矣常平使者願劾以為罪或曰是為其所親報宿怨公蓋自言於朝公曰吾初不計此人臣奉行寬大詔令寧過無不及天下豈無公論會使者召用公卒以口語罷歸卜居嚴州得屋僅庇風雨頽垣壞瓦然自遣讀書且暮不輟時從其耆老而訓其

子弟若未嘗貴達者初公任言責累年排擊不避權豪至士大夫有以誣得謗傷者輒語同舍曰夷考其人平日恐不至此及廣詢之果不合故一時在朝寒遠孤進之士得以自保而四方賢牧伯皆得究其設施不為怨仇所搖及公治郡善政為一路最所遭乃如此人為公憤悒而公未嘗見之色辭於辱非學問之力疇克至此居嚴逾年稍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俄感疾以通議大夫致仕遂卒寶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享年若干娶梁氏故戶部侍郎汝嘉之孫封碩人五男子綸脩職郎台州司法參軍緯宣義郎知徽州休寧縣丞繹



承奉郎維將仕郎紳承務郎二女子朝散郎通判温州  
湯宋彥進士梁至其婿也五孫男一孫女皆幼諸孤將  
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公于處州某縣某原以其獲從公  
遊屬以銘不敢以衰羸辭銘曰

孝宗龍興大哉爲君聖意圖回群才駿奔于時  
語公爾朕自知今且巨用欽哉勿違公屹如山  
却立弗前曰臣實愚敢先衆賢帝初不怡又乃  
太息是予所求忠厚諒直乃長諫垣乃承御史  
陳謨諤諤國論所倚一去不復白首外藩晚質  
于讒浩然立園維始及終進德彌劭勒銘墓隸

萬世是詔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五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六

山陰陸游務觀著

墓誌銘

呂從事夫人方氏墓誌銘

維申國呂氏自五代至宋歷十二聖常有顯人忠孝  
文武克肖先世婚姻多大家名胄婦姑相傳以德先後  
相勉以義當貴不驕汰雖甚貧喪祭猶守其舊養上撫  
下恩意曲盡雖寓陋巷環堵之屋鄰里敬化服之猶在  
京師故第時於虜盛哉從事郎諱大同之夫人方氏嚴  
州桐廬人曾大父楷尚書駕部員外郎大父蒙朝散郎

尚書屯田員外郎父元矩朝散郎知建州建州之歿夫  
人尚幼事母已為宗黨所稱年二十有一來歸生一男  
一女而從事不祿夫人能篤禮好義哀死字孤為子求  
師擇友日夜進其業而教其女以婦事皆訖于成不幸  
得年不長四十有九而卒於淳熙三年祖平猶未仕也  
及祖平通朝籍以宗祀恩贈從事通直郎夫人亦追封  
孺人故祖平每言輒霑涕曰祖平不天不得以斗升之  
祿養吾親視斯世尚何聊惟圖所以慰親於九原者在  
墓隧之文乎遂來吉其於山陰澤中曰願有實其亦早  
夫先親與吾子之憾無異也行年八十每思之殆欲忘  
生則吾子之悲哀其實能深知之其敢愛一日之勞不  
以成吾子之悲乎初從事葬于信州上饒縣明遠鄉之  
德源山以潦水齧墓趾改卜于舊墓少東二百步實慶  
元二年十二月庚申而夫人初沒時祖平窶不能以厝  
祔從事墓乃即婺州武義縣明招山祖墓之旁葬焉自  
改葬從事諫日奉夫人歸祔而筮未得吉祖平於是為  
承議郎知興化軍仙遊縣事女嫁朝請郎添差通判鎮  
江府曾棐孫男擣年孫女棐孫銘曰

維呂世世有令德繫女父母皆得職夫人  
陶成厥質行則尊矣壽胡嗇歸廕同穴慰

歿先刻此銘俟卜吉

夫人陳氏墓誌銘

紹熙慶元之間予以故史官屏居鏡湖上有東陽進士  
呂友德自太學來與予遊問學論議文辭皆有源流而  
衣冠進趨甚偉予固異之訪於東陽人則曰是清潭三  
君紹義之子呂君蓋賢有德而其配陳夫人又賢生二  
子孟則友德仲定夫季友之孟固奇士仲季亦有聲學  
校場屋間能稱其兄者也自是友德不閱歲必一過予  
過必見其進予老病謝客無貴賤多不能接獨友德來  
欣然倒屣不知疾痛之在體也歲戊午十月壬午忽

其妻經叩予門哭且言母夫人不幸以八月戊子歿矣  
得年六十有五卜用十二月壬申塋于孝順鄉蟠谷之  
原以其家君之命徵銘於予予方病亦不勝悲不敢以  
病為解乃按從事郎陳君黼狀序次為銘夫人與呂君  
同邑入曾大父懿大父嚴父子淵皆鄉長者夫人幼孤  
女功不待教而能稍長佐其母經紀家事如成人大父  
猶無恙奇之為擇所歸得呂君既嫁事舅姑以孝聞女  
妹適人傾其嫁時橐裝無少靳積勤儉以裕財隆祭享  
以盡孝厚振施以立義呂氏之興夫人之助為多慶事  
明果雖呂君有不能回者諸子獻疑亦堅守初意不為

變曰後當如是及事定一如夫人言人人歎服廿六後呂氏家益康大第千礎堂寢尤宏麗而夫人願自挹損齊居玩道即東偏汛掃一室蕭然如老釋之廬或終日不出闕如是歷十餘年呂君與諸子婁勸其歸堂中皆不可然絲枲鍼纒之事至老猶自力暇日勉諸子以學授諸婦以家事諄諄不惰雖古賢婦殆無以加不幸一日不疾而卧醫藥至皆却之曰吾固無疾也已而遂不復語諸子方就試馳歸省疾領之而已神宇泰定超然就蛻及有司以友德名上禮部報至夫人不及見矣可哀也已夫人三女嫁吳一夔徐僑徐鼎皆良士孫男四人

銘曰

山盤水紆龜食簞從吉日壬申宅是幽宮表表三子奮繇詩書維夫人之賢有以基之

承議張君墓誌銘

君諱鎮字深父年三十有八慶元三年十一月壬辰卒以四年九月庚申孤某塋君于臨安府西湖佛首山之原因其伯父寺丞功父鑑以君之友太學內舍生陳公道原狀請銘予與功父交二十年信重其言而陳君所叙文亦甚美可考據遂與為銘君家秦之三陽曾大父安民靖難功臣太師靖江寧武靜海軍節度使清河



郡王追封循王謚忠烈配享 高宗皇帝廟庭大父諱  
子厚左武大夫康州刺史帶御器械贈少傅考諱宗元  
通議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少師君幼而穎異強記好學  
少師遇郊祀恩任為承事郎稍長主管建昌軍仙都觀  
遭少師憂未除而母夫人繼卒君執喪累年毀瘠幾不  
可識族人以不勝喪為憂共諭勉之始稍自抑然終喪  
猶羸甚歷兩浙轉運日明州造船場簽書安豐軍判官  
廳公事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  
檢踏官監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太平惠民局積  
官承議郎君之為船場人或言其非勲閭所宜處君

之曰景迂晁以道先生所嘗為也吾處之懼弗稱敢薄  
之耶訖代去不以卑冗怠其事自守以下皆歎譽之晚  
官藥局尤號間冷顧無所施其才又素簡儉遠聲色獨  
以書自娛時屬文辭見志然未嘗妄出以示人所居帷  
屏壁門皆有銘以自警戒其文尤高沒後始或見之皆  
驚其才服其識以為使未死得享中壽其所至詎可量  
哉孰謂不幸年止於此君嘗以進士試禮部見黜不以  
對有司亦遂不復踐場屋諸公貴人多知之然仕常從  
銓與寒士並進至終其身其靜退乃天性娶楊氏太師  
和王存中之孫繼室以潘氏少保安慶軍節度使邵之

孫皆封孺人子男一人渥將仕郎有賢稱女一人與孫伯東皆幼銘曰

君家勲德奕世傳圖像麟閣侍甘泉佳哉公子何翩翩才當用世不永年有美樂石可磨鐫百世之下知此賢

朝奉大夫石公墓誌銘

公諱繼曾字興宗周武王之弟康叔封於衛五世生靖伯邑于石是為石氏之始祖而會稽新昌之石實自青之樂陵南徙距公二十三世其詳見於世譜左朝議大夫累贈正奉大夫諱端中朝散大夫大理正出為福建

路參議諱邦折運功郎温州平陽縣主簿累贈朝奉大夫諱祖仁公之二代也公幼穎異入家塾日誦千言過目不再考正兼坐主名博古藏書二萬卷每撫公歎曰吾是書以遺尔無恨矣客至侍左右石進退應對唯謹客悚然不敢重干視之曰石氏興未艾也朝議捐館舍時公尚未生遺言吾致仕得任子恩當以子適曾孫公既生補明州文學調黃州黃陂縣尉以便養親監潭州南嶽廟遷監安孫新城縣主簿楚州司理參軍監行在編估打套局門監建康府戶部贍軍西酒庫知饒州德興縣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提轄行在文思院未及造朝以

襄平于寧享年五十有八自迪功郎十遷至朝奉大夫  
公事親孝執喪如禮毀瘠幾不可識除長久之乃復居  
官守家法以廉自勵俸入可以受可以無受必辭餽饈  
可以取可以無取必却徇公而忘私約已而裕物捐利  
而篤義為三簿新城時謹簿書拒吏姦以善其職聞移  
於潛丞邑民謹於境上曰柰何奪我主簿久乃涕泣辭  
去在楚州治獄尤詳明屬縣尉一日獲盜十輩意且得  
贖賞同僚為言君雖恕然不可縱盜公正色對曰盜誠  
不可縱罪亦不可入囚辭亦不可不盡同僚退相顧曰  
討賞不請矣然憚其正不敢言獄成真盜伍人餘破

械遣去部使者趙公思尤賢公一路有疑獄滯訟輒以  
委公公治之無遺察雖受罰者皆稱其平德興壯縣俗  
喜負氣健鬪而終訟公始下車歎曰是不可以柱後惠  
文治也於是為政一本於教化有兄弟宗族爭訟者輒  
對之泣下多感愧而去俗為一變繕治學宮聚經史豐  
饗羞尊延耆老而賓友其秀民又創小學以誘進其童  
子誦書之聲聞於行路會科詔下德興與薦送者二十  
有三人比他邑為最盛縣之遠郊貧民憚多子或不能  
全公舉行胎養之令置保伍以察之甚悉而盜攘因不  
得輒發其政大抵類此郡以上聞勢孤無為援者不報



還朝從吏部得兩浙漕司屬官公澹然無滯留色浙江  
西陵渡舊設官護舟楫歲久不復擇人其弊叢出歲有  
覆溺公建言請各命文臣一員祭其勲惰以為陞黜且  
渡舟一置備舟二以翼之雖有惡風怒濤可無大害江  
之津官舊為築舍數十區為待渡之所後輒廢往來有  
暴衣露蓋之患公亦請以官廢屋復之事有施行者皆至  
今為利而議者惜其不盡用也公雖以任子入仕然志  
在繼世科嘗貢禮部不合有司退而力學著書比卒遺  
藁可次第者數十卷多可行世娶郭氏封安人先公一歲  
卒史夫子三曰正大正誼正權皆舉進士正大亦嘗

禮部女子子九已嫁者五鄉貢進士郭溪似職郎新邵  
武軍司戶參軍趙善驥從政郎新隆興府府學教授王  
益之國學進士孫之淵國學進士劉敏文其壻也諸孤  
將以卒之明年慶元六年正月丙午葬于山陰縣謝墅  
之原以安人祔前壘來請銘銘曰

噫大夫秀而文學自強仕有聞秩中郎返蒿焄  
我作銘責其墳後百世仰遺芬

方伯暮墓誌銘

伯暮甫姓方氏名士繇一名伯休莆陽人曾大父事  
徽宗皇帝出入榮顯顯謨閣待制贈少師大父昭左朝



請大夫嘗入尚書省五駕部郎中父豐之右迪功郎監  
建州豐國監中書舍人呂公居仁著作郎何公晉之皆  
屈年輩與之遊紹興間有名士方德亨者是也予嘗序  
其文今行於世伯暮甫所自出口兵部尚書呂公安老  
尚書以臨大節不撓死淮西之難載在國史伯暮甫  
遭父憂時財十二歲從太夫人依外家居邵武軍執喪  
已能無違禮而事太夫人及祖祖母以孝謹稱入小學  
與它童子從師授經既退意不滿為朋儕剖析義理師  
聞之悚然自失既冠遊鄉校試妻在高等聞侍講朱公  
元晦倡道學於建安往從之朱公之徒數百千人伯暮  
甫年少而學甚敏不數年稱高第因徙家從之於崇安  
五夫藉谿之上所以熏陶器質涵養德業磨礱浸漬以  
至於廣大高明者蓋朱作成之妙而伯暮甫有以受之  
也伯暮甫既見朱公即厭科舉之習久之遂自廢不為  
進士專以傳道為後學師六經皆通尤長於易亦頗好  
老子嘗歎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老生於衰周不得不  
然世或黜之以為申韓慘刻原於道德亦過矣又曰釋  
氏固夷也至於立志堅決吾亦有取焉其博學兼取不  
以百家之駁揜所長如此亦足見其資之寬裕忠厚與  
俗異也伯暮甫晚得脾弱之疾春夏之交輒作不能食

者彌月乃已慶元五年夏病如常歲至五月庚申忽命家人為之總髮既畢取鏡自照正冠危坐而歿得年五十有二娶黃氏曹氏男女各三男曰丕曰立曰平女嫁張峯劉學稼幼未行明年卜六月丕書來請銘其辭指其孝子之意且伯暮甫之賢固亨之文豪邁警絕人莫能追簡遠有一倡三歎之音世尊籀分隸行草諸體皆極其妙方腴瘠之法聽之終日忘倦

衆丕等方輯之未成好方技治疾有奇驗能逆決生死者傷寒括要亦未成嘗謂予曰士貧准賣藥可為然子孫繼為之有怠且欺則不免抵伯暮甫多才藝所能輒過人其思慮精詒又若此然在伯暮甫皆不足言故不詳者銘曰

方氏三徙而不出閩君從朱公始為建人武夷山麓鬱有封樹車過必式曰是為伯暮甫之墓

留夫人墓誌銘

慶元六年十月余之友信安徐賡赴告其母夫人之喪于山澤中曰賡不天早失先人先人無他子賡與母氏

相恃為命稍長娶婦韓賡出遊獲從一時知名士學問  
母氏與婦韓治家事以待賡歸賡雖遊不敢甚遠母氏  
壽而康間有小疾則馳歸省到家徃徃已愈母氏見賡  
所與諸公論議辨質文章則大喜曰使汝嘗在吾傍詎  
有是哉今年六月賡客都下得報母氏有疾賡即日歸  
行二日而遭大變至家已無及矣俯仰天地豈能生存  
大事未終不敢致毀惟是幽隧之銘敢請于執事賡忍  
死以須執事忍却乎按狀夫人姓留氏常山之馬廐人  
曾大父唐大父永父師古世為儒夫人適西安人徐君  
諱國潤徐君一鄉善士其卒也故尚書謝公諤狀其行

而內相洪公邁誌其塋不知徐君者以二公許與可信  
其賢夫人資端重色莊言厲然遇慢已者輒退自省曰  
吾其有以致之舅姑御家嚴夫人左右無違嫁女妹九  
已嫁時服飾粧澤無所惜與先後處自始逮終歡如一  
日凡徐君行事見稱於族黨閭里者多夫人相之而賡  
之學識卓然聞於世者抑又天人教誨之力也是可以  
得銘矣夫人享年七十生文天子一賡也女子子三知  
武當縣劉館新知樂疇前臨太平縣稅韓朴其甥也孫  
男田魯孫女長適進士翁敏餘二尚處卒之歲某月  
某日塋于清平鄉官棧山徐君之墓銘曰

三代益遠世廢女  
豈無淑人曾莫之紀埋玉  
于泉孰知貞堅我  
向傳夫人與焉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六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七

山陰陸游務觀著

墓誌

朝議大夫張公墓誌銘

於孺士有才之以任重責成謀足以折衝經遠而不見  
知於人不獲用於時者世固有矣人猶未以為憾也至  
於知之而不立無用之而不極利安元元之功卒不免克  
見則後世讀六事至於悲傷歎息有不能自己者其自  
壯歲客遊四  
已公諱郊字  
獲識其豪傑如朝議大夫張公其殆是  
和州烏江人曾大父諱延慶大父諱



補蓄德深厚然皆不仕父諱幾才尤高以子貴贈金紫  
光祿大夫公少用兄待制邵出使恩授右迪功郎調開  
化尉兼主簿歷平江府西比較務監南嶽廟平江府錄  
事參軍全椒令復監南嶽廟監行在激賞酒庫所糶米  
場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建康府主管台州崇道觀主管  
淮西轉般倉監登聞檢院太府寺丞知真州鄂州提舉  
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復主管崇道觀建寧府武夷  
山冲佑觀積九遷至朝奉大夫遂請老以子遇郊祀恩  
積四封至朝議大夫公為人魁磊不凡學問識其大者  
臨事前見逆決右燭照龜卜無秋毫疑滯他人極思

不能可否者公一言處之常有餘裕初為編修官公府  
吏素容養習為姦利無所畏忌視掾屬無如也公因事  
時白發其甚不可者群吏縮栗至相語以公白事為憂  
未幾坐臺評免歸示皇帝受內禪虜猶窺江淮

上慨然思却虜復中原廟堂共謀拔擢人材分任兩淮  
事築城浚隍什伍民兵漕上江之粟以儲兵食乃自散  
地起公主管淮西轉般倉然初議乃欲槩付以淮西邊  
事不獨治倉庾也會更用大臣所議不果行乃以公監  
匭院丞大府無不知公者求試外出守儀真得對言臣  
踈賤歷州縣以熟民間事今蒙恩使治郡不敢不力

惟淮南新被虜。徇民散徙未還。臣當體聖意安輯撫摩。察其蠹弊一皆。上聞惟。陛下省察如臣不任職。固不敢逃罪。前守真。均獻羨緡八萬。皆文具實。不有一金。公到郡。悉以實聞。訖得免輸。俄詔兩淮郡守及部使者。各上用錢券利害。公力言券用於四蜀全盛之地。故能流轉。然猶有弊。今兩淮凋瘵如此。諸郡賴以給用度者。不過酒稅。新為戰場。無復土產。可以貿易。獨賴錢幣而已。若用券商賈。且不行。何以為郡。時議者多妄揣時事。謀開邊隙。公密奏虜盟固不足恃。然其主孱懦。懲故酋敗之失方。幸無事。其任事之臣。又皆齷齪日事琴奕。

遠畧可知。我若惑浮言。遽動不惟力有未給。又激彼使生事朝廷。且盱食矣。上頗採用其說。公因言真為揚楚之衝。當城此郡以固人心。度費緡錢十萬。米三千斛。而郡有上供。與經制羨數可得大半。止乞給降三萬緡。發傍近屯兵二千人。臣身自督役。不再閱月可成。既得果以四十有四日告畢。樓櫓屹立而民不興知。上聞益知公可用。代歸入對。所陳又合。上指乃有武昌之命入辭。上慰諭曰。卿真州之政不苟。鄂上游重地。是以委卿。卿便宜體此意。到郡有事。第奏來。御前當遣金字牌報卿。公感奮益盡力。鄂為江湖間一都會。總領轉運。

及都統制三司鼎立異時多縱肆雖幙府僚屬皆下視郡守公素剛介難犯人固已震畏其名及視事衣冠視瞻甚偉號令嚴施皆當人心由是莫不敬憚而軍中猶倔強自如縱群卒入市視民及郡兵有長身中度程者輒毆以往公捕至郡庭呼吏作奏軍吏羅拜請後不敢自是訖公去無敢犯都統入朝有營卒夜挾刃貸於富室賚使不敢言公廉得之馳入提舉軍事張平家平素以兄事公呼家人置酒公曰我來正欲飲但當得劫寫民者行軍法乃快飲尔平惶恐立捕治如公言妖人吳興居屬邑有詔名捕公求得善捕盜者唐青厚資給之

且授以方畧道行而方士皇甫坦挾禁輿勢為私請公弗聽俄獲興以獻及公還朝上首問獲興之狀公謝曰妖人在郡境不即置法至煩詔命臣乃有臯然唐青實盡力賞未償勞敢昧死以為請蜀士以喪歸遇名盜破舟殺人又欲斲其棺公厚賞捕之竟伏法由是江路清夷有誤觸舟者柁師大言曰今張公在此汝尚敢爾耶歲大疫公為之營鑿藥以全否為鑿殿最餓給之食死予之轄民家一牛死貸錢三萬以買犢治聲聞于行在及使江東公言部中旱饒南康尤甚濟之當如救焚拯溺今當奏事往返且兩月請先馳至部議所賑卹者



又條上其事甚悉。上惻然曰：「何以使吾民得食？」至麥熟，耶公又具以計畫對。上勞勉，遣行會詔諸路諸郡陳事之不便於民者。公因言：「歲饑，民流去年渡江而北者，殆數百萬。至淮南亦無所得食，死者相枕藉。今僅中熟而郡縣不度民力，督常賦及私負甚厲，加之造寨屋，教民兵行和，糴朔馬棚鑄錢幣，未見其利，已不勝其擾。願發德音，一切罷之。此數事有主之者，施行方力，而公盡言乃如此。」武臣提點刑獄怙權，侵官，公略不為屈職。業所及必力爭，得直乃已。至甚不可言，又以互察法為上之其人懼，乃與州守相附結排公。上素知公，

不得行。歲滿請奉祠而歸。初待制，治命以遺恩。官諸姪兄祕閣，公祈辭不取。以子公之子初不告也。公開亦固辭而乞官。孤姪孝嚴寓家蕭山，收養孤嫠，與同甘苦。視所居之鄉如其宗黨，進善人，誨責其有過者，俗為一變。門當吳越大道，有病于旅，死于行，公以私財療治，歛瘞之，無遺力。歲惡，飢民爭歸，公公為設食，不可數計。然用度初不給足，食或不肉也。間無事時出門，徜徉扶一童立里巷，老稚遙見，稽首祝之曰：「願吾父壽百千歲。」為窮民歸。淳熙十六年八月七日晨，闢戶有方外士二人來謁，公接之如平時。將食，曰：「吾今日病不能同汝食。」



人請命鑿公不許且麾使去家人行數步回視之奄然  
逝矣享年八十有七娶余氏進士芾之女封恭人贈碩  
人先公三年卒諸公以公捐館之明年十月二十有八  
日奉公之喪與碩人合塋于慶元府鄞縣桃源鄉西山  
之原子六人孝伯朝請大夫權禮部尚書兼侍講兼實  
錄院同修撰孝仲承議郎京西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  
孝叔孝季未官而卒孝穉從事郎監嚴州神泉監孝聞  
從事郎新差管押紹興府石堰慶元府鳴鶴鹽場袋鹽  
女四人修職郎高得中進士王孝友其壻也其二早立  
孫六人守之宜之約之及之即之能之孫女十有五人

初公兄弟皆負異材惟待制稍顯榮然皆不得盡行其  
志祕閣之子中書舍人孝祥以進士第一起家出入朝  
廷二十年文學議論政事隱然號中興名臣亦未四十  
而卒公晚遇主又壽最高亦竟不用識者謂天畱其  
報將大興張氏後而公之陰德在人其後當大今尚書  
公患孝文武方極柄用公既以通議大夫告第矣追榮  
且繼下然後知識者之言為驗某生晚不及拜待制之  
門若祕閣及中書則辱知厚甚晚始識公於武昌公又  
特期之遠不惟以祕閣中書故也時方葺南樓公朝夕  
召與燕飲慨然語曰吾南樓天下壯觀要得如子者落

之子之來造物以厚我也謝不敢當今尚書之容皆一時賢傑其巨筆鴻藻皆足以慰公於九泉而尚書獨以誌墓屬某豈猶以公遺意耶用是不敢辭銘曰

世患無才才大輒棄萬里之塗方駕而稅若時張公表表國器入掾樞庭謗讒亟至兩城一節所至大治抱負萬億出微一二猶或忌之竟以讒蹟言歸江濱風雨財蔽聃然耄期化被閭里天其知我報在孛子教忠之榮四品告第尚有寵褒震耀一世爰勒斯銘式賁幽隧

王季嘉墓誌銘

予自尚書郎罷歸屏居鏡湖上郡牧部使者多不識面至縣大夫以耕釣所寄尤避形迹弗敢與通惟兩人曰山陰張君橐會稽王君時會相從驩然如故交張君端亮英達不幸卒於官王君尤淵粹有守官滿造朝來別予悵然語之曰贈行當以言願足下自愛毋以用舍媿初心敗晚節君曰是我志也及見除書從天官銓調湖南轉運司主管文字以去方是時大臣多知君賢近臣或奏疏薦君而揚歷久且嘗為邑以最聞近比當得美官君一不顧方上書論進退人才當考實不宜以近似斥善士已而迂道來過予喜津津見眉宇曰某於是粗

能不費公所期矣予作而答曰僕不失言足下不失已  
皆可賀也及卒予聞訃嘆驚為朝廷惜此一士亦竊  
喜君仕雖躓而志達也會其子前葬來求銘因叙而銘  
之君字季嘉慶元府奉化縣人曾大父起大父元發皆  
布衣考中立以君有列於朝再贈至宣教郎君自少時  
事親孝事兄悌處鄉里學校從師擇友甚嚴言語舉動  
忠敬有法與兄時叙同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自台州司  
戶參軍歷袁州州學教授監行在左藏西庫知紹興府  
會稽縣最後終於長沙自迪功郎七遷至朝散郎賜緋  
魚袋初魏惠憲王判明州累年君移書丞相史魏公言

國家早建儲宮以定天下之本而魏王偃藩在外天下  
皆以為當然者父子異宮天下為家東藩之守猶宮  
也然父子兄弟之情終若有間雖曲加恩禮豈若用故  
事使得日奉朝謁外庭濟濟示天下以公內庭熙熙從  
家人之樂哉史公讀之太息稱善會魏王薨言不果行  
觀君此書使得居中任用其補國家化天下必有大過  
人者矣有識之士恨君之不遇也會稽歲霖潦郡方督  
已蠲之賦甚急君持不可守不聽乃就告身易服立庭  
中力爭守為之奪氣民賴以紓遂修社倉之政因立保  
伍以察不孝不悌惰遊不逞者風俗一變會營奉永阜



陵吏按舊比抱文檄如山環案立君徐視去十之七餘  
不可已者召民面給錢粟與為期會於是民不知役而  
事悉集君所至設施多可稱述論事亦多識大體予所  
書特其章章可備史官之求者若廉於貨財簡於自奉  
不納妄餽不受羨俸此在君為不足言故皆畧之君銳  
意經學有易詩書論語訓傳鄉飲酒辨疑凡數十百卷  
文辭簡古尤喜為詩與范文穆公及元延之楊廷秀倡  
酬諸公皆推之有泰菴存藁三十卷病已亟猶強起拱  
手端坐無情容顧家人曰吾學易晝夜之理甚明遂  
享年六十有四慶元六年正月丙申也娶楊氏封安

淑柔孝恭晚益好靜安於死生有學士大夫所難者先  
君一歲卒男女各五男宗廣以君遺恩入官宗大太學  
生宗朴早卒宗野宗愚女長嫁進士楊琪迪功郎沈黯  
進士杜思問進士孫之穎幼尚處孫男五人與黜與回  
與賜與文與求孫女七人皆尚處諸孤將以十二月甲  
午奉君及安人之柩合葬于某地之原銘曰

君才雋偉天所授早篤于學晚益富年過六十  
是亦壽道悠運促志弗究子孫森然敏而秀如  
芝在庭驥在厩築丘植櫟日高茂盛德表表宜  
有後



石君墓誌銘

會稽之姓石為大君諱允德字迪之會稽剡人梁開平中分判為新昌君之籍在焉為新昌人五世祖開府儀同三司待旦以學行為范文正公所禮子孫又多賢為聞人而石氏益為名家君曾祖景恭祖端怡父圖南獨皆不列仕籍然邑人皆推以為賢長者至君繼以好學謹行事後毋至孝舉進士亦每在選中然卒不遇以死吾嘗觀一邦一邑之士其犯法觸禁流離困踣者非必皆其身不善也問其先往往喪節而貴者也不則不義而富者也不則養交黨事頰舌飾詐售偽以取名譽者

也其仕而達處而給足且有才子令孫者非必皆其身之賢也問其先往往正直而不遇者也不則讓而貧者也不則篤學守道而不為人知者也若君之家世庶幾於正直廉讓篤學守道者欤君又能繼之而滋不遇初君先世寡兄弟至君亦子立而君乃生四子皆不墜詩書之業天之報將有在矣君薄於自奉厚於賓友所居財蔽風雨而作東園有大堂方池為宴客之地客至把酒賦詩奕棋投壘或終日廼休平居尤樂施惠嘗葬不舉之喪遣失時之女晚與族人吏部公畫問議同作義莊以給族之貧者會吏部下世君乃與其子提刑宗

昭將終為之而君又歿提心亦歿善之鮮克舉如此於  
虐悲夫君歿以慶元六年四月癸丑享年四十有九娶  
許氏朝散郎知辰州從龍之女子孝本孝施孝聞孝積  
皆進士女孟嫁太平州司戶參軍趙時儒仲季未行諸  
子將以嘉泰元年十二月甲申塋君於仙桂鄉大姥山  
之原實祔大墓來請銘銘曰

維石畜德世克嗣至君宜顯迺復躋報不在身  
在後裔天之昭昭其可恃

夫人陸氏墓誌銘

夫人陸氏吳興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皆為薦紳士大夫  
父某有學行為進士母劉氏同郡戶部侍郎劉公岑之  
女劉公蓋與進士君遊甚久夫人幼有美質懿行既笄  
嫁金谿人故通直郎黃君齊黃君仕至靖州軍事判官  
以歿夫人持家教子有法度廟享賓燕合禮嫁娶不苟  
里中多稱之遇疾雖薦不亂起坐與櫛正衣冠乃歿其  
歿以慶元六年十一月己未享年六十有七上距黃君  
捐館舍三十六年初塋以嘉泰二年十月壬午實祔黃  
君之墓夫人三男子曰甲曰庚曰丙一女嫁陸縝四孫  
自勉自得自立自防一孫女子與夫人皆吳人夫人之  
先徙吳興而予家徙山陰其實一族也而縝又予從子

故其孤以朝奉郎通判江州黃君榮之狀來請銘銘曰  
生茗溪嫁汝水夫善士又有子家方興孫嶷嶷  
葬得銘永弗毀

程君墓誌銘

君諱宏濟字志仁兵部尚書諱瑀之子尚書鄉里世次  
家有譜墓有碑國史有傳君生於宣和六年客有得古  
劍於武夷山中已獻尚書已而君生遂以劍命之幼讀  
書記誦博敏號奇童十二能為詩有老成氣紹興初尚  
書以給事中勸講通英殿敷繹古義開廣上聽以濟  
中興之業者甚衆君槩聽其說輒嘆息不已一夕夢

道君皇帝大駕南還且以告尚書尚書悲愴為賦詩他  
日以示中書舍人傅公崧卿傅公抱負大節常思捐肝  
腦死國家尚書尤厚讀詩感歎曰忠義出天資非勉彊  
可至吾輩矣使後生皆如此兒寤寐不忘國事尚何慮  
讎耻之不雪哉十年以宗祀受恩授古承務郎久之不  
調官或勸之仕皆不從秦丞相檜亦嘗以問尚書君尤  
不謂可凡再為監南嶽廟法不許復請乃命以江南西  
路安撫司屬官尚書壽終君哀慕過人除喪監通州金  
沙監場秦丞相用事久數起羅織獄士大夫株連被禍  
者袂相屬也廉得尚書所著論語說摘近似語以為訕

禍且叵測毋夫人憂懼不知所為君侍左右無俄頃捨去且慰解言先人逮事三朝上所春禮必且家務宥願毋戚戚毋夫人賴以少安君雖竟坐罷官然母子居家如平日同時得罪莫得與比蓋高宗皇帝終保全之如君所料之起家為江南轉運司幹辦公事時李莊簡公光自海南歸舟下瀟湘而病君曰吾先友也且見時蒙公知得一見死不恨亟謁告往迓兼程抵江州則李公至蘄州薨矣君弔祭盡哀歷江南西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遭內艱除喪監建康府榷貨務乾道元年六月丙戌以疾卒年財四十有二官止通直郎

年五月庚申葬于番陽縣鑿山之原夫人臨州黃氏吏部郎季岑之女六男子有功宣教郎故通判秀州有孚朝散郎戶部牒賞酒庫所主管文字有元進士有徽太學內舍生元國子監小學教諭當赴殿試正奏名有初有大皆進士二女子長適進士鮑庭揆次適黃州黃岡縣尉咸誨一孫苴始予自蜀召歸出為江南西路常平使者進士程君有章字文若以五字詩為贄卓然有元和遺風予刮目視之自是二十餘年間數相見及見於臨安程君已入太學更名有徽自晦之才名動一時即君第四子也來屬予銘君墓不獲以衰病辭銘曰



古士奚學惟忠暨孝君雖不試志彌名教中踏  
檢艱凜不回撓咨爾後人是則是例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七

